


比传记真实 比年谱生动
看鲁迅如何追忆自己的一生



鲁迅自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鲁迅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
 万卷出版公司



鲁迅自述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鲁迅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鲁迅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 鲁迅著. —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 10

(黄金时代的他们 / 王禹翰主编)

ISBN 978-7-5470-3161-2

I. ①从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著作—选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3319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35mm × 190mm

字数: 240千字

印张: 9.5

出版时间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策划: 书灯文化

责任编辑: 杨春光

装帧设计: 张莹

责任校对: 周健

ISBN 978-7-5470-3161-2

定价: 24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44448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1881—1900

从绍兴到南京

- 自叙传略 / 003
我的第一个师父 / 007
我的种痘 / 015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 025
父亲的病 / 031
阿长与山海经 / 037

1901—1911

从南京到杭州

- 琐 记 / 045
藤野先生 / 053
仙台的事 / 061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/ 067
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/ 071
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 / 077

1912—1925

从杭州到北京

范爱农 / 083

《狂人日记》的由来 / 091

我与《新青年》 / 097

我的随感 / 101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/ 103
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/ 109

春末闲谈 / 121

北京通信 / 125

我观北大 / 129

“碰壁”之余 / 133

1926—1927

从北京到广州

纪念刘和珍君 / 139

马上日记 / 145

记发薪 / 155

- 上海通信 / 163
厦门通信 / 167
厦门通信Ⅱ / 171
厦门通信Ⅲ / 173
海上通信 / 177
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 / 185
在钟楼上 / 191

1928—1936

从广州到上海

- 两地书（节选） / 201
我是成了“这样的人” / 211
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/ 215
我的“投降” / 221
我和《语丝》的始终 / 225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/ 235
为了忘却的纪念 / 241
今春的两种感想 / 253

- 我的“自由谈” / 257
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 / 261
 忆刘半农君 / 265
 “漫谈国事” / 269
有骨气的文章 / 271
 病后杂谈 / 275
“这也是生活” / 287
 死 / 293

1881—1900
从绍兴到南京

1881

清
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鲁迅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一周姓人家。据考，鲁迅原籍湖南道州，后迁居浙江绍兴，到鲁迅这一代已历十四世。其祖父介孚公，同治十年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，后来改放外官，在江西金溪县任上与抚台不和，终被参劾，一气之下赶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，一直做京官，后来丁忧回家，因为替参加乡试的儿子和亲友赴苏州贿赂主考官段如璋，被揭发，自首入狱，家道中落。

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兄弟的很多文章都记述过祖父，可以说他们童年的命运，和这位介孚公的关系很大。

自叙传略

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。父亲是读书的；母亲姓鲁，乡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。听人说，在我幼小时候，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，并不很愁生计。但到我十三岁时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；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。我于是决心回家，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，约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；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，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，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，——这是我乡衰落了的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。

其时我是十八岁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水师学堂了，分在机关科。大约过了半年，我又走出，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，毕业之后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。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，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。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。我于是进了仙台（Sendai）医学专门学校，学了两年。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，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，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，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……先提倡新文艺。我便弃了学籍，再到东京，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，但都陆续失败了。我又想往德国去，也失败了。终于，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，我便回到中国来；这时我是二十九岁。

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，第三年又走出，没有地方可去，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，到底被拒绝了。但革命也就发生，绍兴光复后，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，移入北京；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，师范大学，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。到一九二六年，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，说我不好，要捕拿我，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，去做厦门大学教授，十二月走出，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，四月辞职，九月出广东，一直住在上海。

我在留学时候，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。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，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，做来登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。这时才用“鲁迅”的笔名（Penname）；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。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：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。一本论文，一本回忆记，一本散文诗，四本短评。别的，除翻译不计外，印成的又有一本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和一本编定的《唐宋传奇集》。

——1930.5.16



周福清，鲁迅的祖父，曾被皇帝钦点为“翰林院庶吉士”，鲁迅的名字、字、号都是经过这位祖父之手改定的

1882

鲁迅是周家长孙，幼时就极受重视，家人曾怕养育不大，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到被誉为绍兴八大寺的长庆寺去拜师父，法名长庚。目前，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一个银八卦，上面刻有：“三宝弟子法号长庚”。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，即“衲衣”，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；一条称为“牛绳”的东西，用以避邪。鲁迅年幼时，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，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。

多年后，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。鲁母曾对许钦文四妹许羨苏说过一段话：“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——长庚，原是星名，绍兴叫黄昏肖。周作人叫启明，也是星名，叫五更肖，两星永远不相见。”原来，鲁迅与周作人都曾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，鲁迅叫长庚，周作人叫启明，当兄弟失和的时候，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。

我的第一个师父

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，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，自然是名人，一生拼命辟佛，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“和尚”。有一天，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。他回答道：“这正是表示轻贱呀！”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。

其实，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。名孩子为“和尚”，其中是含有迷信的。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，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，尤其是孩子；要下贱，他们才放手，安心。和尚这一种人，从和尚的立场看来，会成佛——但也不一定，——固然高超得很，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，他们无家无室，不会做官，却是下贱之流。读书人意中的鬼怪，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。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：容易养大。

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，是拜和尚为师，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，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。我生在周氏是长男，“物以希为贵”，父亲怕我有出息，因此养不大，不到一岁，便领到长庆寺里去，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。拜师是否要贽见礼，或者布施什么的呢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“长庚”，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，并且在《在酒楼上》这篇小说里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；还有一件百家衣，就是“衲衣”，论理，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，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，非喜庆大事不给穿；还有一条称为“牛绳”的东西，上挂零星小件，如历

本，镜子，银筛之类，据说是可以避邪的。这种布置，好象也真有些力量：我至今没有死。

不过，现在法名还在，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。前几年回北平去，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，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。仔细一看，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，中央一个太极图，上面一本书，下面一卷画，左右缀着极小的尺，剪刀，算盘，天平之类。我于是恍然大悟，中国的邪鬼，是怕斩钉截铁，不能含糊的东西的。因为探究和好奇，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，终于买了两面来，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，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。奇怪得很，半世纪有余了，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，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。然而我又想，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，反而非常危险的。

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，无论谁，都称他为“龙师父”，瘦长的身子，瘦长的脸，高颧细眼，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，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。对人很和气，对我也很和气，不教我念一句经，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；他自己呢，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，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，“无祀孤魂，来受甘露味”的时候，是庄严透顶的，平常可也不念经，因为是住持，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，其实——自然是由我看起来——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。

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，就是他的老婆。论理，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，然而他有。我家的正屋的中央，供着一块牌位，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：“天地君亲师”。我是徒弟，他是师，决不能抗议，而在那时，也决想不到抗议，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。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，在我的记忆上，见面的时候，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，是一位胖胖的师母，穿着玄色纱衫裤，在自

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，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。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，——自然，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；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，便是所谓“有奶便是娘”，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。

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，却有些不平常。“恋爱”，这是现在的术语，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“相好”。《诗经》云：“式相好矣，毋相尤矣”，起源是算得很古，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多久就有了的，然而后来好象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。这且不管它罢。总之，听说龙师父年青时，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，交际很广，认识各种人。有一天，乡下做社戏了，他和戏子相识，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，精光的头皮，簇新的海青，真是风头十足。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，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，台下有人骂了起来。师父不甘示弱，也给他们一个回骂。于是战争开幕，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，有些勇士，还有进攻之势，“彼众我寡”，他只好退走，一面退，一面一定追，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。而这家，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。以后的故事，我也不甚了了了，总而言之，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。

自从《宇宙风》出世以来，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，前几天才看见了“春季特大号”。其中有一篇铄堂先生的《不以成败论英雄》，使我觉得很有趣，他以为中国人的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，“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”的，“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。抑强扶弱，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。崇拜失败英雄，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”。“近人有一句流行话，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，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。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，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”。我们怎样来改悔这“惰性”呢，现在姑且不谈，

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多。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成了我的师母，其弊病也就在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。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，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，从戏台逃下，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。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“惰性”，崇拜起来，对于追兵，也象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，“不承认成功的英雄”了。在历史上，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：“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”，所以活该有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。但那时的乡下人，却好象并没有“树威”，走散了，自然，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。

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，两个师弟。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，舍在寺里，或是卖在寺里的；其余的四个，都是师父的儿子，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，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。大师兄只有单身；二师兄也有家小，但他对我守着秘密，这一点，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，他的父亲了。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，我们几乎没有交往。

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，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，我常常替他担心。还记得有一回，他要受大戒了，他不大看经，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，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，放上两排艾绒，同时烧起来，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，这时善男信女，多数参加，实在不大雅观，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。这怎么好呢？每一想到，十分心焦，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。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，他不说戒律，不谈教理，只在当天大清早，叫了我的三师兄去，厉声吩咐道：“拼命熬住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要不然，脑袋就炸开，死了！”这一种大喝，实在比什么《妙法莲花经》或《大乘起信论》还有力，谁高兴死呢，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，虽然两眼比平